



013

译文名著文库 << YIWEN CLASSICS >> Nana · Emile Zola

[法] 左拉 著

Emile Zola

徐和瑾 译

娜娜

Nana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法] 左拉 著

Emile Zola

徐和瑾 译

娜娜

Nana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娜娜 / (法)左拉著; 徐和瑾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8

(译文 名著文库)

ISBN 7-5327-3966-X

I. 娜... II. ①左... ②徐...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294 号

Emile Zola

NANA

娜娜
NANA

Emile Zola
左拉 著
徐和瑾 译

责任编辑 符锦勇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cwn.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345,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7-3966-X/I·2214

定价: 14.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译本序

《娜娜》是左拉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1871—1893)的第九部，是一部揭露第二帝国时期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小说，是暴露文学的成功典范。

左拉于一八七八年八月九日写出《娜娜》的提纲，八月二十日开始撰写这部小说。一八七九年十月十六日，小说尚未完成，就开始在《伏尔泰报》上连载，直至一八八〇年二月五日。该报为这部小说大做广告，左拉的作品从未像这样被大肆宣扬，每家香烟店都贴有广告：“请看《娜娜》！《娜娜》！！《娜娜》!!!”左拉于一八八〇年一月七日上午宣布写完《娜娜》。小说的单行本于同年二月十四日由夏庞蒂埃出版社出版，深受读者欢迎，半年内销售十三万五千册。该小说十九世纪的印数，在《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溃败》(1892)。

在文学中，妓女的题材使作家能描绘人间的一切苦难，这种苦难有肉体方面的、精神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如家庭不和睦，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酗酒等等。左拉既不想对妓女的形象进行美化，也不热衷于描绘淫秽的场面，而是要展示真实的情况。他不仅要写一个妓女的生活，而且要创造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我力图描写一个完整的场景，来概括一种类型和一个时代。”

娜娜最早出现在《小酒店》里，她是绮尔维丝·马卡尔和白铁工古

波的女儿，第一次出现时六岁，“已经显得是个女无赖”（第153页^①）；十岁时这“坏孩子竟像一个妇人一摇三摆地在他〔朗那耶〕的跟前走路，并且斜眼瞅着他，眼光里充满了邪气”（第253页），十三岁到花店老板娘那里当学徒；“娜娜长大了〔……〕只十五岁便长得像一只小牛似的肥胖，皮肤十分洁白，〔……〕嘴唇很红，两眼像两盏明灯，所有的男子都希望在她这盏明灯上点烟斗”（第361页）；在第十一章的结尾，娜娜已开始卖淫，她最后一次出现时坐在马车里，身穿盛装：她搞上了一个子爵。

在《娜娜》的开头，娜娜被巴黎游艺剧院经理博德纳夫看中，主演轻歌剧《金发维纳斯》，虽然唱歌走调，又不会演戏，却因裸体上场，身上只裹薄纱，博得观众的喝彩，使演出获得成功。第二天，舒阿尔侯爵和米法伯爵借口为本区贫民募捐，对她登门拜访，还从她卖淫所得中拿走五十法郎。她这时的相好是达格内，此人为女人花掉了三十万法郎，现在做点股票买卖，赚点钱给她们买一束花，请她们吃一顿饭。娜娜为扶养儿子小路易，由特里贡太太牵线，出去卖淫。不久之后，她得到犹太银行家斯泰内的供养，此人给她买了乡间别墅娇娃屋。她不顾剧院经理的反对，前往别墅居住，并在暗中接待资产阶级少年乔治·于贡和皇后侍从米法伯爵。另外，娜娜同前来看望她的朋友和同事一起，参观了离别墅七公里远的夏蒙隐修院遗址，见到拿破仑时代的交际花伊尔玛·德·昂格拉尔夫人在那里安度晚年。这时，斯泰内在金融上再次陷入困境，娜娜投入米法伯爵的怀抱，但不久之后却爱上了丑角演员丰唐。她见米法纠缠不休，一怒之下揭出了米法的妻子萨比娜伯爵夫人和记者福什里的好情，并把伯爵赶出家门。她和丰唐把积蓄凑在一起，搬到韦龙街的一个小套间居住。但丰唐很快露出吝啬、无赖的本性，不但经常殴打她，还收回他拿出的七千法郎，使娜娜只好同女友萨坦一起在街上拉客卖淫。同时，丰唐又把自己的情妇、巴黎谐剧院女演员带到家

^① 参见左拉《小酒店》，王了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下同。

里，却不让娜娜进去。娜娜只好同萨坦在一家小旅馆过夜，这时正值警察前来搜捕，萨坦被捕，娜娜逃过此劫，来到领养她儿子的姑妈家里。

经过拉博代特的调解，娜娜和米法重归于好。这时游艺剧院正在排练福什里写的剧本《小公爵夫人》，经理博德纳夫希望娜娜出演轻佻女子热拉迪娜，娜娜却偏要演伯爵夫人这个正派女人的角色，并在米法的帮助下如愿以偿，但娜娜演技拙劣，把戏演砸，就不再演戏，住到米法替她买下的位于维利埃林荫街的公馆里，靠伯爵的供养过着奢侈的生活。她本性难改，不能对米法忠贞不贰，不久后接待了旺德弗尔伯爵、乔治及其哥哥菲利普，后来又让她的同性恋人萨坦住到家里。旺德弗尔因在巴黎跑马大奖赛中进行舞弊，受到严厉处分，就于次日在自己的马厩里放火自焚。

这时的娜娜红极一时，仿佛在邪恶的地平线上变成庞然大物，凌驾于巴黎之上。但奇怪的是，金钱像河水般从她大腿之间流进来，她却经常缺钱用，就向菲利普借，菲利普因此贪污团里的公款，锒铛入狱，乔治也因嫉妒哥哥而在娜娜家里自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娜娜把富卡蒙、斯泰内、拉法卢瓦兹和福什里的钱通通吃掉。米法伯爵也因此破产，并被迫辞去皇后侍从的职务。

一天，娜娜突然销声匿迹，她在离开前拍卖掉公馆的家具和衣物，她出走的原因是在演出幻梦剧《梅吕齐娜》期间同博德纳夫发生争执。有人说她去了开罗，几个月后又有人说曾在俄国遇到她。七月的一天，娜娜突然从俄国回来，去姑妈家看望儿子，却从患病的儿子那里染上天花，不久病死在大旅馆里。这时，普法战争即将爆发，而第二帝国则将在这场战争中崩溃。

作为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对现实进行客观而又详尽的观察，他想写的不光是一个妓女的故事，而是“半上流社会的真实故事”（1866年3月29日《事件报》文章）。

在小说中，娜娜周围有她的竞争对手罗丝·米尼翁，有清瘦、妖媚的露茜·斯图尔特，有冷美人卡罗利娜·埃凯、布朗施·德·西弗里、

徐娘半老的佳佳以及群众演员西蒙娜、克拉莉丝。萨坦代表的是街头拉客的下等妓女，罗贝尔夫人是只有一个情夫的交际花，伊尔玛·德·昂格拉尔和波马雷女王代表妓女年老后的两种结局，前者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受人尊重，后者衣衫褴褛，以捡破烂为生。

为了使这幅画更加完整，左拉列举了出入半上流社会的各种男人。除皇后侍从米法伯爵之外，还有为女人花光自己钱财的达格内、银行家斯泰内、帝国俱乐部会员旺德弗尔伯爵、行政法院成员舒阿尔侯爵等，这些人围着娜娜转，最后都被她弄得破产，有的还命赴黄泉。

但左拉并没有因此而满足。通过对妓女的形象和半上流社会的描绘，他要揭露的是整个社会，即第二帝国淫乐和虚伪的社会。首先是淫乐，用左拉自己的话说，就是“整个社会都围着女人的屁股转”。娜娜使她周围的男人产生兽性的欲望，但这些所谓的正派男人用道德的假面具来掩盖他们放荡的生活。因此，摘下这种假面具，是左拉写这部小说的一个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在第二章就引出了舒阿尔侯爵及其女婿米法伯爵这两个人物。他们登门拜访娜娜，借口说是代表本区济贫所来募捐。其实，舒阿尔侯爵是个老色鬼，米法伯爵则最终成为娜娜的正宗情夫，而且不惜对她低三下四，以便把她留住。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卑鄙下流。

相反，交际花的价值观同这种虚伪的道德完全不同，她们根据行业的规矩，尊重供养她们的情夫。娜娜的“通情达理”，就是没有把使她感到讨厌的米法伯爵甩掉，因为伯爵供养她，而“具有宗教色彩的回忆”，则是想起过去的交际花伊尔玛，此人住在夏蒙的城堡里，受到村民的尊敬。由此可见，妓女的道德标准与传统的道德标准相仿，即通情达理、尊重承诺。

在这里，邪恶和道德颠倒了过来，混淆在一起。难怪福什里在米法伯爵夫人的沙龙里惊讶地发现，在上流社会聚会还不如在妓女家里开心。在第二章的结尾，娜娜心血来潮，想独自一人睡个好觉，而米法伯爵夫人心血来潮，则使她投入福什里的怀抱。第三章是米法伯爵府的晚

上聚会，第四章则是娜娜请客吃晚饭。到了第六章，这两个世界的人在乡村相遇，但他们的关系却颠倒了过来：于贡太太及其客人在步行，而娜娜这帮人则坐在五辆马车上，前往夏蒙隐修院遗址。到第十二章，在为埃丝黛尔签署婚约而举办的晚会上，演奏的是娜娜的乐曲，即《金发维纳斯》中的圆舞曲。

至此，这两个世界完全混杂在一起，而娜娜则自主宰巴黎：“她定下时装的调子，贵夫人们随之仿效。”（第253页）只有耶稣会士泰奥菲尔·韦诺还想用宗教来控制米法伯爵，使米法不再堕落下去，此人也许能成为道德的惟一捍卫者，但左拉把这个牙齿残缺不齐、脸上露出狡黠微笑的小老头写成令人不安的人物，使读者觉得书中没有正面人物。能作为道德化身的，似乎只有次要人物于贡太太，但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大儿子为娜娜贪污公款，小儿子因争风吃醋而自杀。由此可见，作者对这个虚伪的社会的批判是严厉的。

左拉在这部小说中写得最为成功的，无疑是娜娜这个人物。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左拉使娜娜这个人物具有象征意义。娜娜和第二帝国一样，诞生于一八五一年，在一八六七年万国博览会时娜娜一举成名，第二帝国则在经济上得到飞跃发展，娜娜死于一八七〇年七月对普鲁士宣战之时，而第二帝国也在兵败色当之后崩溃。

娜娜对男人有吸引力，只是因为她是女人。她能控制男人，是因为她蔑视他们。她虐待自己的情夫，就像毁坏任何物品一样，甚至践踏米法的皇后侍从的服装。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因为这社会已没有荣誉可言，其表面的奢华只能掩盖精神的空虚和道德的败坏。

作为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向科学借鉴的不仅是一个目的——以尽可能详尽的方式来研究现实和自然——和一种方法——以丰富和深入的资料为依据——，而且还有某种风格，即尽量客观，不带个人的主观性。小说的故事由作者来讲，但作者应该尽可能少地在其中出现。

小说家要在叙事中保持中立，首先不能进行任何明确的批判，左拉往往让他的人物来做这件事，如记者福什里。但小说家故意把线索搞

乱，并使他的代言人具有否定的一面：福什里成为米法伯爵夫人的情夫，加速了这个贵族家庭的分崩离析。对泰奥菲尔·韦诺这个人物也作了相同的处理。原因是《娜娜》不是一部醒世小说，而是一部伦理小说^①，而在左拉看来，伦理是客观地描述事实，而不是进行笨拙的批判。

作者的其他代言人是那些卖淫女。首先是娜娜，她在书中多处说出自己的愤慨。其次是萨坦，她“虽说放荡成性，但看到亲王和几位先生身穿礼服，却[……]去讨好一个半裸的女子，仍感到十分惊讶”，还有对男人感到厌恶的克拉莉丝。批判由腐化堕落的人物作出，就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作者保持中立的另一个办法，是让事实说话。例如，舒阿尔侯爵这个老色鬼，明明在和情妇德凯尔男爵夫人幽会，却说是在研究一项法律草案。他追求娜娜没有成功，就花了三万法郎，把交际花佳佳的女儿莉莉买了下来。他女婿米法伯爵和娜娜的关系公开之后，他就同米法“断绝关系，表示不再踏进这公馆的大门”。但不久之后，当米法在诺曼底变卖了最后的财产回来之后，却看到在那张金银制成的新床上，舒阿尔侯爵躺在娜娜的怀抱之中。至此，这个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上腐化堕落的人物形象，清楚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描写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大特点，因为每部自然主义小说都是储存资料的仓库，都要介绍关于世界的某种知识。描写使作品和世界联系起来，同时在作品中起到协调的作用。但作者不能中断叙述来插入描写，因此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 人物，如第六章中对娇娃屋的描写，由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的娜娜来作出，第十章中旺德弗尔带娜娜参观了赛马场的体重过磅处和赌注登记者所在的圆亭，从而描写了这两个地方，第五章中娜娜的化妆则通过其他人物的观察被描写出来。这样，描

^① 参见玛丽-昂热·瓦赞-富热尔《娜娜》序言，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00年，第29—30页。

写就同叙述融合在一起。

左拉的这部小说，曾六次改编成电影，一次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最早改编成电影的不是法国，而是丹麦，时间是一九一〇年，导演为克努特·卢姆比，娜娜由爱伦·卢姆比扮演。法国由让·雷诺阿于一九二六年拍成无声电影，卡特琳·赫斯林出演娜娜，现在看起来倒是别有风味。美国的多萝西·阿兹纳于一九三四年导演的黑白影片从娜娜母亲的葬礼说起，法国的克里斯蒂安·雅克于一九五五年拍摄的彩色影片则说娜娜最后被米法伯爵掐死，该片已由我国九州音像出版社于一九九九年制成VCD碟片发行。这些影片都对小说的内容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动、删节。对小说内容保存得最完整的，无疑是莫里斯·卡兹纳夫于一九八一年拍摄的十四集电视连续集，他用记者福什里的独白把各个部分串连起来，基本上按小说的叙述顺序来拍，只有最后三章用倒叙的手法，第十一章赛马则为虚拍。虽然如此，电视剧中一些大的场景仍未能把书中的意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徐和瑾

二〇〇二年元月于海上凉城

晚上九点钟时，巴黎游艺剧院^①的大厅里还空空荡荡。有几个人在二楼楼厅和正厅前座等待着，在分枝吊灯的昏暗光线下，他们仿佛消失在石榴红丝绒面座椅中间。幕布沉浸在阴影之中，犹如一大块红色污迹，舞台上没有传来丝毫声音，脚灯熄灭，乐谱架分散各处。只有上面五楼的楼座上，在圆穹顶的周围，叫唤声和笑声从持续不断的嘈杂说话声中传出，圆穹顶上画着被煤气灯照得变成绿色的天空，天空上飞舞着几个女人和裸体的孩子，而在边框为金色的一个个大圆窗下面，则是一排排戴着无边软帽和鸭舌帽的脑袋。有时会出现一个引座员，她看上去忙忙碌碌，手里拿着戏票，请走在她前面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赶快坐下，那男的身穿晚礼服，女的身材苗条，挺着胸，慢慢地环视四周。

两个年轻人出现在正厅前座。他们驻足观看。

“我不是对你说了，埃克托尔？”年纪大的那个大声说道。他身材高大，蓄着黑色的小胡子。“我们来得太早了。你应该让我把雪茄抽完。”

一个引座员走了过来。

“哦！福什里先生，”她亲热地说道，“演出要过半个小时才能开始。”

“那么，他们为什么在海报上写着九点开始？”埃克托尔低声说

道。他瘦长的脸上显出不快的神色。“今天上午，戏里的演员克拉莉丝还向我保证，说演出将在九点整开始。”

一时间，他们默无一言，抬起头用目光搜索昏暗的包厢。绿色的墙纸装饰着包厢，使它们显得更加幽暗。楼座下面的底楼包厢完全是漆黑一片。二楼包厢那儿只有一个肥胖的女士，趴在丝绒面的栏杆上。舞台左右两侧，在高大的圆柱之间，包厢里还空无一人，包厢饰有带长流苏的垂帘。大厅为白色和金色，在嫩绿色的衬托下显得黯然失色，而在巨大的水晶玻璃分枝吊灯的微弱光线下，犹如微尘弥漫。

“你给露茜订了台侧包厢？”埃克托尔问道。

“订了，”对方回答道，“但订到并不容易……哦！露茜，她可不会来得太早！”

他想打个呵欠，但忍住了，并在沉默片刻之后说道：

“你还没有看过首次公演，你运气好……《金发维纳斯^②》将是今年的头等大事。对这出戏已经谈论了半年。啊！亲爱的，音乐好听！演员迷人！……博德纳夫很会做生意，他把这戏留到博览会^③时才上演。”

埃克托尔认真地听着。他提出一个问题。

“娜娜是个新星，将扮演维纳斯，你认识她吗？”

“啊，好！又来了！”福什里把双臂往上一伸，叫道。“从今天上午起，大家都用娜娜来烦我。我遇到二十几个人，都问起娜娜！我难道知道？我难道认识巴黎所有的姑娘？娜娜……是博德纳夫发现的。这应该不是什么好货！”

他冷静下来。但空荡荡的大厅、吊灯昏暗的光线以及这教堂般的静穆中充满低声细语和门开关的声音，使他感到恼火。

“啊！不，”他突然说道，“在这儿，会感到无聊。我可要出去……”

① 巴黎游艺剧院建于1808年，由法国著名的建筑师塞勒里埃设计，位于蒙马特大街7号。德裔法国作家奥芬巴赫曾在该剧院首演他的轻歌剧《美丽的海伦》（1864）和《盖罗尔斯坦大公爵夫人》（1867）。

② 维纳斯是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

③ 指1867年4月1日开幕的巴黎万国博览会。

我们也许能在下面找到博德纳夫。他会向我们提供详细情况。”

下面是宽敞的门厅，铺有大理石地砖，检票处就设在那里，观众已开始入场。从三道开着的栅栏门向外望去，只见四月的夜晚十分美妙，林荫大道上人群熙熙攘攘，灯光通明，非常热闹。马车行驶时嘎啦嘎啦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后砰的一声关上，人们三五成群地进来，在检票处前面停留片刻，然后从门厅里面的两道楼梯上去，女人们扭动着腰肢慢慢地上楼。门厅里只有十分简单的第一帝国时期风格的装饰，看上去像是纸板做的圣殿列柱廊，光秃秃的灰白色墙上贴着一张张黄色的巨幅海报，上面用黑色大字体写着娜娜的名字，在煤气灯强烈的光线下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先生在经过时犹如被钩住一般，停下来观看海报，另一些先生站在那里聊天，把那些门给堵住了，而在订票处旁边，一个宽脸上胡子剃光的矮胖男子在粗声粗气地回答那些想要买到票的观众。

“那就是博德纳夫。”福什里在下楼梯时说道。

但经理已经看到了他。

“嘿！您真够意思！”他从远处对他叫道。“您是这样给我写专栏文章的……今天早上我翻开《费加罗报》^①，什么也没有。”

“您别着急！”福什里回答道。“我总得对您的娜娜有所了解，才能去谈论她……再说，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过。”

然后，他为了不让对方开口，就介绍了他的表弟埃克托尔·德·拉法卢瓦兹先生，这个年轻人是来巴黎完成自己的学业的。经理一眼就掂出了年轻人的分量。但埃克托尔激动地端详着他。这就是那个博德纳夫，是耍女人的男人，像苦役犯看守那样对待女人。此人头脑里总是在想什么高招，说话粗声粗气、唾沫横飞，高兴时手舞足蹈，为人无所顾忌，并像警察一样机敏！埃克托尔觉得应该说句客套话。

“您的剧院……”他用笛子般柔和的声音开始说道。

^① 《费加罗报》创刊于1826年，原为周报，1866年改为日报，左拉曾在该报发表多篇文章。

博德纳夫喜欢直来直去，用一个粗俗的词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

“请说：‘您的窑子。’”

福什里听了赞同地笑了笑，而拉法卢瓦兹则喉咙哽住，恭维话也说不出来。他觉得对方的话很刺耳，却想显出欣赏的样子。这时经理看到一位戏剧评论家，就急忙过去和他握手。这位评论家的专栏文章有很大影响。他回来时，拉法卢瓦兹已恢复平静。他担心自己过于拘谨，会被对方看成土里土气的外省人。

“有人对我说，”他非要想出些话来说，就再次开了口，“娜娜的歌喉挺动听。”

“她！”经理耸了耸肩大声说道，“一唱就要走调！”

年轻人赶紧补充道：

“还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

“她！……一堆肉！她到了台上就手忙脚乱。”

拉法卢瓦兹有点脸红。他给弄糊涂了。他含糊不清地说道：

“今晚的首次公演，我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我知道您的剧院……”

“请说：‘您的窑子。’”博德纳夫固执而又自信，再次冷淡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时，福什里正平静地看着那些女观众进来。但他看到表弟张口结舌，感到啼笑皆非，就来给他解围。

“你就让博德纳夫高兴一下，按他对你的要求来叫他的剧院，既然他喜欢这样……您嘛，亲爱的，别让我们在这儿干等。如果您的娜娜既不会唱歌又不会演戏，那您准会砸锅，就是这样。另外，这也是我担心的事。”

“砸锅！砸锅！”经理叫道，脸涨得通红。“一个女人难道必须会演戏和唱歌？啊！老弟，你脑子太不开窍……娜娜有别的招数，不用说！这招数比什么都强。我已闻了出来，这在她身上气味浓重，否则就是我鼻子不灵，像个木头人……你等着瞧，你等着瞧，她只要一亮相，全场都会垂涎欲滴。”

他举起因狂喜而抖动的双手。他感到如释重负，就压低声音，自言自语地说道：

“是的，她有出息，啊！见鬼！是的，她有出息……一个贱货，哦！一个贱货！”

然后，他在福什里的追问下说出了详细情况，但言词粗俗，使埃克托尔·德·拉法卢瓦兹感到尴尬。他认识了娜娜，想把她推上舞台。当时，他正要找一个人来演维纳斯。他可不会长时间为一个女人耗费心神，而是喜欢马上让观众一饱眼福。但这个高个子姑娘的来临，使他的戏班子发生动荡，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他的明星罗丝·米尼翁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歌也唱得挺好，但她感到来了个竞争对手，十分生气，每天都威胁他，说要甩手不干。为了海报的事，他妈的，简直闹翻了天！最后，他决定印这两个女演员的名字时用同样大小的字体。决不能让别人来烦扰他。他的那些“小女人”，就像他说的那样，不管是西蒙娜还是克拉莉丝，只要有哪个不是笔直往前走，他就会朝她屁股踢上一脚。否则就没法过日子。他把她们当作摇钱树，他知道这些婊子的能耐！

“瞧！”他转换了话题，“米尼翁和斯泰内。总是形影不离。您知道，斯泰内已开始对罗丝感到厌烦，所以她丈夫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生怕他甩掉她。”

剧院房檐上的那排煤气灯，把一层强烈的光线铺在人行道上。两棵小树清楚地显现出来，绿得极不自然；一个海报柱被强烈的灯光照得发白，从远处就能看清海报上的字，如同白昼一样；而在稍远的地方，大街上夜色浓重，只有点点灯光，来来往往的行人处于朦胧之中。许多男人没有马上进去，而是呆在外面聊天，抽完一支雪茄，上面的那排灯把他们照得脸色灰白，并在铺有沥青的人行道上留下他们短短的黑影。米尼翁是个身材高大的粗壮男子，长着走江湖大力士的四方脸，他在人群中挤出一条通道，伸手拉着银行家斯泰内，后者身材矮小，却已大腹便便，圆脸上的苍髯犹如颈圈一般。

“喂！”博德纳夫对银行家说道，“您昨天见到过她，在我的办公

室里。”

“啊！那是她。”斯泰内大声说道。“我当时就料到了。只是我出来时她刚进去，我只看了她一眼。”

米尼翁垂下眼睛听着，一面烦躁地转动着手指上一只大钻戒。他已听出他们在说娜娜。后来，博德纳夫对这个新来的女演员进行描绘，说得银行家眼睛发亮，他终于出来干涉。

“亲爱的，别再谈一个婊子！观众会把她轰下台去……斯泰内，老兄，您知道，我妻子正在化装室里等您呢。”

他想拉他走。但斯泰内不愿离开博德纳夫。在他们面前，排队的观众挤在检票处，发出嘈杂的说话声，其中娜娜这个双音节的名字既响亮又悦耳。男人们在海报前驻足，大声拼读她的名字，另一些人在经过时用疑问的口吻说出这个名字，女人们则惶惑不安，脸带微笑，柔声柔气地重复着这个名字，显出惊讶的样子。没有人不知道娜娜。娜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各种故事在流传，各种笑话在人们耳边悄悄说出。这名字听起来像抚摸那样舒服，这小名使人感到亲切，人人都把它挂在嘴上。只要说出这个名字，人们就会心情愉快，变得天真活泼。人们被狂热的好奇心所驱使，巴黎的这种好奇心，就像精神病发作时那样强烈。大家都想见到娜娜。一位女士的裙子边饰被撕了下来，一位男士丢失了自己的帽子。

“啊！你们对我问得太多了！”博德纳夫对围着他提问的二十来个男人叫道。“你们就要看到她了……我走了，有人找我。”

他走时高兴地看到，观众的胃口给他吊了起来。米尼翁耸了耸肩，并提醒斯泰内，说罗丝正在等他，要把她在第一幕时穿的戏装给他看。

“瞧！露茜下马车了。”拉法卢瓦兹对福什里说道。

那确实是露茜·斯图尔特，是个矮小、丑陋的女人，有四十来岁，脖子奇长，脸也瘦长，嘴唇肥厚，但显得活跃、亲切，使她具有很大的魅力。她带来了卡罗利娜·埃凯及其母亲。卡罗利娜是个冷美人，她母亲十分端庄，样子像个稻草人。

“你到我们这儿来吧，我给你留了个位子。”她对福什里说道。

“啊！不用了！在那里什么也看不到！”他回答道。“我有座位。我情愿呆在正厅前座。”

露茜生气了。他难道不敢和她一起露面？接着，她突然平静下来，转到另一个话题：

“你认识娜娜，为什么不告诉我？”

“娜娜！我从未见到过她。”

“是真的？……有人对我打包票，说 you 和她睡过觉。”

但是，他们面前的米尼翁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向他们示意别再说了。为了回答露茜的问题，他指了指走过去的一个青年，低声说道：

“娜娜的心上人。”

他们都朝他观看。他相貌和善。福什里认出了他：他叫达格内，为那些女人花掉了三十万法郎，现在在交易所做点股票买卖，赚点钱不时给她们买一束鲜花，请她们吃一顿饭。露茜觉得他眼睛长得漂亮。

“啊！布朗施来了！”她叫道。“是她告诉我，说你和娜娜睡过觉。”

布朗施·德·西弗里是个肥胖的金发女郎，漂亮的脸蛋滚圆，而陪她来的男子却身体瘦弱，穿着十分讲究，显得与众不同。

“格扎维埃·德·旺德弗尔伯爵。”福什里俯在拉法卢瓦兹耳边低声说道。

伯爵同记者握了握手，而布朗施和露茜则开始热烈的讨论。她俩的裙子一条蓝色，另一条粉红色，都镶有边饰，把通道给堵住了，娜娜的名字不断从她们嘴里说出，而且说得尖声尖气，所以大家都在听她们说话。旺德弗尔伯爵同布朗施一起走了。但现在，娜娜的名字像回声一样，在门厅的各个角落响起，不过声音更响，而在等待之中，欲望已变得更为强烈。演出还不开始？男人们掏出自己的怀表，晚来的观众没等马车停下就跳了下来，观众一群群地离开了人行道，而在人行道上散步的人们则慢慢地穿过被煤气灯照得通明的那段空荡荡的路面，并伸长脖子朝剧院里观看。一个男孩吹着口哨走来，在剧院门口的一张海报前停